

往事

纳凉二三事

宋传海

在没有电风扇、空调的年代里，人们夜晚只能在外纳凉，在外面乘凉看见的风景就是不一样了。

我村东头有条大埂，绵延几十里长，朝前看不见头，往后看不见尾，宛如一条不见首尾的巨龙。每到酷暑难当的夜晚，沿埂的村民就睡在大埂上乘凉。乘凉用的睡具是凉床，家里小孩子多的，凉床不够用，就干脆把大门板也搬上去，用两条长凳子支着，人就睡在上面。虽然大埂很长，但也经不起如此的“霸占”。为了抢占一块好地方，有的孩子吃过中饭不久，就端条凳子什么的，去大埂上“占地”去了。先去的孩子占得好地方就回家，后去的孩子即使找不到理想的地方，也不会偷换别人的“宝地”。等天渐黑，大人们从田里回来才陆续把凉床、门板和凳子向大埂上搬运。大人一时抽不开身的，孩子们需要乘凉的，哥哥姐姐或弟弟妹妹就把凉床抬到埂上去，哥哥姐姐抬着凉床，小弟弟或小妹妹就爬上凉床让他们抬着走，哥哥姐姐抬着凉床摇摇晃晃，小弟弟或小妹妹在上面哼哼唱唱，场面暖人。

第二天天亮，睡了一夜的村民，把睡具搬运回家。凉床分为木制和竹制两种。木制的凉床虽新，美观，但总热乎乎的，不讨人喜爱；竹制的旧凉床，由于年代久远，被汗水浸染得油光发亮，人睡在上面凉丝丝的。

竹制的凉床的面是用竹条铺成的，竹条像一条条金条似的，看着养眼，睡在上面也凉快。但它爱咬人，光着膀子的男人是不敢轻易睡在上面的，头发长的女人也不敢睡，一不小心，一头青丝就会变成蓬松乱草。

这些凉床和门板有新的，也有旧的，有长的，也有宽的，有高的，也有矮的，有缺腿的，也有大小几个窟窿的，它们一字摆开，像是凉床展销会。

孩子们上埂后，不是安安静静地躺在凉床上享受清风带来的凉爽，而是满世界奔跑，捉萤火虫，玩各种各样游戏，玩得全身是汗，他们就跳到河里洗澡，一两个家长站在台阶上看管他们，与其说孩子们在河里洗澡，不如说他们是打水仗。他们打起的水幕和弧线，在银色的月光下，发出一道柔和的光亮。

天黑了，大人们忙完家务，陆续上埂乘凉。那时生活条件艰苦，没有什么饮品，偶尔有人家煮锅绿豆汤，在晚上乘凉时，这家女主人就端出，带上碗勺，将绿豆汤分享给大家。虽汤有限，但带来的快乐和笑声是无限的。

那时的河水没有污染，干净清澈。当夕阳染红西天，孩子拿着毛巾、肥皂去河里洗澡，一直到天黑的两个多小时里，河里都有孩子戏水。如有妇女在洗刷碗筷时，不小心把锅或碗什么的掉到河里去，她不至于去捞，等到傍晚，孩子们来洗澡，她去河边，让孩子们捞。孩子一个猛子扎下去，没捞着。另一个说，你不行，看我的。他也不一定捞着，这些孩子争先恐后扎猛子捞，像鸬鹚捉鱼，浮出水面时一下弹了出来，像是脚上有风火轮。冒出来的一瞬间水幕从头上一直披挂下去，他们像是穿了一件洁白的外衣。

那天刮的是东风，人为了图凉快，就坐在凉床的东边。凉床离河沿一步之遥，正常走，不会有滑到河里的危险。那天是一个妇女给婴儿喂奶。婴儿赤条条在妈妈怀里喝奶，他妈妈扭头和别人说话，一个没留神，婴儿从妈妈怀里溜出，妇女一把没抓到，就大叫“不好”，岸上的，河里的人都吓呆了。婴儿一落到河堤上就沿着斜坡向河里滚。说时迟那时快，在河里洗澡的一个十多岁的孩子飞快地向那个方位游去，其他人也反应过来了，先后向同一方向游。只见那个孩子两条胳膊如一对飞禽的翅膀一样，击起白茫茫的浪花，如同一桅帆助他前行。婴儿经过十多米坡度的滚落，一下跌在水里。他刚落水，那个孩子也“飞”到他的身边，一把把他托离水面。其他孩子也迅速地游到了，大家一起把婴儿救上岸，婴儿的妈妈吓得呆站在原地动弹不得，所幸的是，婴儿喝了几口水，擦破一点皮。

现在的夏天，孩子们都躲在空调房里，不受酷暑的煎熬，虽然舒服，但一点不接地气，丢失了很多童年的乐趣。

炎炎夏日，阳光似火，街头传来杏皮茶的叫卖声，声声悠长且韵味十足，似穿越时空的呼唤，让记忆中那些甜蜜而清凉的味道重新在我心头泛起涟漪。

记忆里的杏皮茶，与童年的简单快乐密不可分。那时候，五角硬币便是一笔不小的财富，足以换取一杯冰凉酸爽的杏皮茶。杯中的杏皮茶，不仅仅是一种饮品，更是一种魔力，能够瞬间唤醒舌尖上的千百种味觉细胞。每一口下肚，那种酸甜交织的感觉，是夏日里最美好的注解，清新而又提神。

打麦场，是我们一帮孩子欢聚的据点。我们手中握着刚换来的杏皮茶，围坐在一起，嚼着吸管，分享着那份来自心底的沁凉。时而低声细语，时而大笑喧哗，一杯杯杏皮茶仿佛也沾染了我们的欢声笑语，成为了童年时光中最动人的调味品。

后来，我家的杏树也开始挂果，母亲把成熟的杏儿摘下，挤捏，掰开，取掉杏核。杏肉朝上摆在筛子、簸箕、铁丝网上，经阳光曝晒三五天，杏儿就晒干了。母亲把晒好的杏皮装一个布袋里，泡水喝时，抓一把洗干净，放壶里，加开水、冰糖，待杏皮泡开，水晾凉，把我的葫芦水壶灌得满满的，喝一口，那味儿酸爽清甜，沁人心脾，让人通体清凉，堪比琼浆玉露，怎一个爽字了得！母亲的杏皮水清凉了一整个夏天。

前几天，我带孩子去敦煌。在一家店里吃饭，热心的老板娘给我端来一盘杏子。杏子比李子还大，果皮薄而金黄油亮，吃了一口，果肉厚且味美多汁甜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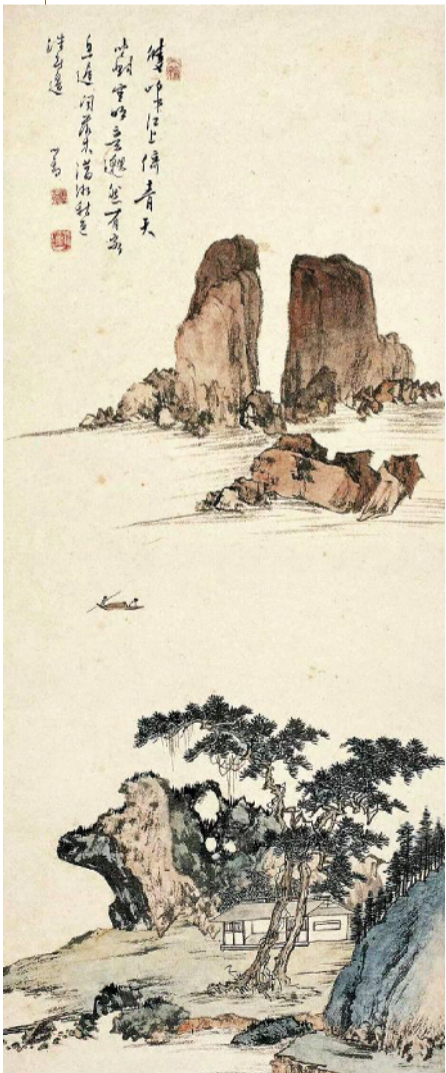
老板娘介绍道：李广杏是敦煌的特产。你来一趟，一定要尝尝李广杏，喝杯李广杏皮茶，才不枉此行。我们老敦煌人，把晒干的李广杏切成小块，放入锅中加水煮沸，然后自然冷却。过滤掉杏皮渣后，加入适量的冰糖，就制成了酸甜可口的杏皮茶了。

我的味蕾即刻被老板娘的建议唤醒，我买了一杯冰镇的杏皮茶，就着燥热的天气喝下去，一口下去，酸甜适中，凉爽直抵心扉，舌尖上的味蕾跳跃，仿佛回到了那些简单而纯粹的快乐时光。我闭上眼睛，让那股

美食

杏皮茶

田雪梅



熟悉的冰凉酸爽甜蜜慢慢沁入心脾，同时心中默默回味着那些杏皮茶交织在一起的童年往事。

如今，超市冰柜里，包装精美的杏皮茶排列整齐，尽管依旧能解渴提神，却少了几分昔日的风情与回忆的温度。

杏皮茶是我的夏日恋歌，是我记忆中不灭的甜蜜。杏皮茶不只是味觉上的享受，它更像是时间的印记，见证了无数个夏日的变迁。每一口的甘甜，每一个悠长的夏季午后，都是无法复刻的记忆。时光如梭，匆匆地将童年拉远，但那些关于杏皮茶的片段，却永远定格在心间最深的那个角落。

时光不停地走，我们不断前行，但总有那么一些东西，如同手中的杏皮茶，始终牵动着我们内心最柔软的部分。